

曾文正公書札卷七

覆鄧寅階

接得惠書如親教言卽維興居輯祐爲道日益至以爲慰弟于
役江浙倏閱五月賊勢日衰方冀逐漸蕩平不意迪庵三河失
利全軍潰散近并有都鮑軍敗之信嘆夷逆船駛入長江直達
漢口大局破壞迴出意表弟夙夜兢業罔敢疎虞惟日光昏花
近更增甚常恐隕越貽知己羞小兒紀澤作四書文閣下專教
之學陳勾山管韞山文最得要領鄙意勾山尙有非淺學所能
領悟者若專學韞山或更能主一無適用志不紛澤兒前稟請
學作他藝弟告之以學作賦蓋以賦之爲藝可以道古可以適

今也嗣後每月六課令其逢三作四書文逢八作賦可耳敬恕
二字細加體認實覺刻不可離敬則心存而不放恕則不蔽於
私孟子之所謂推所謂達所謂擴克指示至爲切近中庸之十
三章論語之告子貢告仲弓皆以恕字爲開宗要義大抵接人
處事於見得他人不是極怒之際能設身易地以處則意氣頓
平故恕字爲求仁極捷之徑來示以致知爲大頭腦工夫鄙意
敬是平日涵養之道恕是臨時應事之道致知則所以講求此
敬講求此恕者也質之高明以爲何如來示以意氣意見爲累
而以局中人作局外想鄙意作局外想猶訟者設身而處詞證
之地若聖門所謂恕者能近取譬是原告設身而處被告之地

也竊謂意見意氣亦惟強恕者足以平之忍字因字謹當奉以從事

致李希庵

二十八日奉致一函不知何日可到其時但聞令兄迪庵已突圍至六安州舍弟溫甫已至桐城以爲全局無甚損也旋接趙克彰十六日發信官宮保二十三日發信始知前信之不可恃茲又閱三日矣令兄及舍弟殆無生理憂皇之至特專人至尊處條詢一問迪公與溫甫下落并筱石槐軒龍臣諸人得脫免者若干一問三河十二營營官存者幾人兵勇存者若干人桐城九營潰敗之信確否營哨兵勇存亡若何一問都鮑退紮石

牌信否太湖小池口是否保守得住水師在樅陽河者是否如
舊一問閣下現駐蘄水收集得敗兵若干九舍弟由外江回湘
曾否至尊處奉訪閣下向來體氣非強經此番憂憤之餘尙能
勉強支持否壽珊兄尙在尊處幫辦否一問胡宮保能否卽日
來鄂湖北商民尙無遷徙者否官帥欲國藩撥兵赴鄂或親自
援楚僕以少撥則無濟於事多撥則須親率以行而閩事未了
江西又虞回竄頗難妥叶究竟湖北現存兵勇尙敷堵剿否一
問此次三河出隊之營何人先敗守壘之營何人先走可執法
懲治否一問三河之案亮已入奏有稿否六舍弟初十日情形
閣下盡知之否諸祈一一縷示

與陳作梅

國藩年來展轉戎馬百無一成老態日臻深愧無以仰對良友
惟軍中稍暇尙親書籍不敢盡廢故業又樂近正士喜聞迂直
之言以自警此二者尙頗兢兢冀不終爲君子所棄閣下若肯
翩然南來晨夕驩聚矧愚起懦其爲惠益豈有涯量此間從事
如沈幼丹李筱泉張伴山諸君皆與閣下同年交契卽幕府如
李次青郭意城暨水陸諸將雖於閣下無平生之歡揣其氣類
亦自當荅異而岑同鐘鳴而霜應企仰旌從千萬無吝

致郭筠仙

十月二日奉呈一檄由江西摺弁寄京計已上徹左右厥後十

餘日而有三河之變迪庵殉焉舍弟溫甫與筱石槐軒并及於
難匪獨國藩一家之不幸抑天下大局之憂也比官制軍奏請
敝軍赴援江北剿皖而固楚一奉諭旨自不能不先其所急
舍閩而圖皖惟閩賊分布於汀龍甯贛之間未受懲創此軍一
動將來仍爲閩粵江西三省之患而國藩以飽歷艱虞之餘新
遭友于之慟實亦意象蕭索念逝者遺骨莫收而家叔殷憂莫
釋中夜以思淚下如雨九舍弟由鄂還湘尙無來書亦用懸懸

與胡蔚之

星子積疲之區人人視爲畏途閣下此行計亦不甚稱意然初
登仕版經歷艱苦將儉約規模立定將來卽得美缺亦守約而

不改其常則其爲益於民益於己者多矣舍弟溫甫能與迪庵
同日殉難可謂得所特遺蛻莫收思之深慟皆吾負疚於天以
虐及吾弟也悔憾何極

與胡宮保

國藩自聞三河之挫卽思分兵往助二十九日接官帥信囑侍
親率一軍往援十一日又接駱中丞抄送摺稿亦有欲侍卽赴
江北之意計可先後奉 旨如飭侍移營赴皖則當挈凱章及
朱唐吳等軍以行如 諭旨畱侍辦閩事則當撥二千餘人往
濟希軍不待尊囑也希庵體弱不甚耐勞不知九舍弟過湖北
時能少畱助之否六舍弟從迪庵殉節得附忠義之林無甚悲

憾惟遺骨莫收思之至慟生無以對吾叔父與諸昆更無以對
吾親於地下念吾友江塔羅李暨吾之昆弟皆堂堂以去俎豆
馨香而吾獨覩然人聞亦何益哉

與沈幼丹

新任建昌王太守正派而英明似是有爲之才尊兄德卜有鄰
矣竊觀自古大亂之世必先變亂是非而後政治顛倒災害從
之屈平之所以憤激沈身而不悔者亦以當日是非淆亂爲至
痛故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又曰固時俗之從流又
孰能無變化傷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幾不能自主也後世如漢
晉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後小人得志君子有

皇皇無依之象推而至於一省之中一軍之內亦必其是非不
詭於正而後其政績少可有可觀賞罰之任視乎權位有得行有
不得行至於維持是非之公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任顧亭林
先生所稱匹夫與有責焉者也國藩若有江北之行則相去日
遠音書日稀凡文武人士如閣下所見以爲是者望無惜時時
開示如鄙人所見以爲是者亦當疏記奉告或先見爲是後見
爲非亦可隨時互聞此閒去信州尙近不審能設法一來相見
否彼中事如繁重則亦不欲奉浼也

與李希庵

僕與閣下兄弟俱係五人舍閒以溫甫弟之耗舉室哀慟旁皇

不知何以爲計况尊府先有四月七月兩次之變更不知若何
悲痛憂能傷人閣下此時不特爲鄂省軍民所倚重亦宜勉抑
哀忱好自保愛以慰高堂千里之望收集潰軍重加整理使李
家軍復能自固仍稱勁旅以雪迪公九泉之憤以安鄂省軍民
之心穩紮黃州不赴下游不輕出堵剿不分兵調助他處以息
湘人之氣以慰尊府宗族戚友之情待潤帥或鄙人至鄂事勢
稍定閣下卽須回家一次戲綵堂前撫循孤姪尊府內外驚魂
定後然後再議出處大計迪公殉節鄙人須縷晰具奏一次舍
弟溫甫亦須附奏一片求將近狀詳細見示官帥前後各奏及
潤公此次初出之奏均望抄示千萬千萬迪公近凡奏事幾次

尊處有稿否亦祈見示成敗論人古今同慨迪公用兵并無錯處今日之變設有議前此之失者祇可付之不論閣下仍宜照舊章辦理不必更改也

與方子白

舍弟溫甫往年在京與江岷樵袁漱六至交近年在軍與李希菴陳季牧及閣下至交今岷樵已逝如舍弟果有不諱之事尚望閣下與袁李陳三君各爲一文以志其生平至幸至幸希菴現在黃州正萬感交集之時可助以辦事之人甚少其樸厚忠純可與敘心者恐尤少也閣下素爲李家昆仲所欽仰尚望久與相依周旋不舍無遽念門閭而賦歸思至懇至幸

與郭雨三

弟以目光眇昏不克作小字雖至交密戚亦倩人代書來示洋洋數千言情文並茂弟不及遠矣舍弟溫甫熟於史事識解過人遽及於難痛悼何極閣下與筠仙漱六皆至親中之能文章者將來求大箸一篇表揚節義存沒均感世益多故蹤迹離合不可知尚望多惠玉音至以爲懇前案結後尤望迅寄一緘南河工程每年繪圖貼紅籤進呈弟在工部時曾取得一分比尚例進否自黃河北徙洪澤淤塞墾田局勢又變祈覓工繪南河全圖一分惠寄并將閣下經營之處簽明爲荷

致王春岩制軍

張凱章觀察自邵武折回之時本意由甯都進剿贛南之賊目下改趨景鎮係弟移緩就急之計非張道初意也近聞甯國挫敗鄧軍門殉節皖南勢甚岌岌婺源及景德鎮賊勢甚張恐其內犯廣信復爲閩浙之患閣下全局在握想亦以景鎮之行爲必不可少連城之賊如果日久不退將來張道仍可移師進剿聽候指麾耳

與李希庵

前此克復武昌九江爲令兄迪公不世之功克復湖口則迪公與楊彭三人之功而吾之隱憾得以稍紓者也現派凱章打景德鎮不僅保江西腹地實爲保全湖口起見若湖口復有疏虞

則不特僕與楊彭之氣不得伸卽迪公與塔羅亦憤鬱於地下矣二十六日拜發移剿景德鎮一摺二十八日接奉 寄諭言援皖之事亦詢及景德鎮茲并抄呈一覽將來國藩覆奏言敝軍當由景德鎮進顧彭湖以保九江之屏蔽大約開春後國藩亦當移駐饒州彭澤一帶先固南岸再議北岸目下卽不分兵赴鄂矣唐義訓久病兩月有奇屢瀕於危現尙不能行走該營亦非甚勁須大加訓練也欲爲迪公作一摺以表厚德望將近事詳細示我至要至要

覆左季高

潤公十三起行赴鄂楚皖人心得以鎮撫宜少安矣浚川一軍

尚在石城其弟啟淮病故其子積春回湘渠八營內又須另添
兩營官營官之任本難其選蕭軍尤乏能者而士卒久病新瘥
亦未果爲得力不特不宜分支卽全軍以行猶難深恃印渠部
下有江忠義李明惠劉坤一諸賢必可大振不審尊意以之保
湘省南路與以之助鄂省與湖口係弟飲憾之所亦卽胡楊彭
及塔羅李苦心經營之所敵軍之勢將來恐終當與鄂中合而
爲一目前則須先圖南岸如能打開景鎮保全彭湖屏蔽九江
則於北岸亦可遙爲聲援比聞鄧臣若軍門陣亡宣州危急大
江以南尤爲喫緊惟凱軍人數過少翔岡不樂歸其統轄吉左
營亦殊散漫恐老湘營野戰則有餘攻堅或不足也閩賊果竄

粵中吾鄉南路邊患方殷如何

覆左季高

惠緘敬悉一切迪庵之死何疑卽舍弟溫甫及篠石篁村龍臣懷軒諸人之死亦又何疑鄂中兩奏皆作不了語亦閱事不多之故戰敗而主將尙存不過半日卽喧傳兵眾螳附之矣李續燾紮大營後面歸路必經之地不告而先退趙克彰不救三河之難楊得武敗回不一詣希庵營次此皆可惡閣下謂我痛弟與迪爲不達此次殲我湘人殆逾六千焉得不痛又焉不惡彼背負者也國藩定於正月初旬移營饒州於彭澤湖口等處擇地駐紮意在保全湖口爲潯江兩岸聲援如潤帥希菴之意欲